



鲍杨&刘娃 建筑与声音之间的能量流转

和鲍杨与刘娃的谈话发生在一家咖啡馆的后院。彼时，他们刚刚从加州一路开车回到纽约。我们的谈话也自然而然地从这次旅行开始。这次去加州的主要原因是鲍杨受到 The Donum Estate 的委托，为庄园里最新的建筑作品 Vertical Panorama Pavilion 的落成与开幕创作的一件声音作品。Vertical Panorama Pavilion 由艺术家 Olafur Eliasson 与建筑师 Sebastian Behmann 共同创作。28 种颜色的彩色玻璃所组成的穹顶与建筑周围土壤、植被、天光的色彩、光影相互呼应；向上看，上方圆形的开口通向天空——这正是两位设计者的本意——专门为这一场域设计一件作品，让它与环绕周围的阳光、空气、雨水、土壤融为一体。

采访、撰文 Jenny 佳妮 / 编辑 书韵 / 图片提供 鲍杨、刘娃

左图 / © Vertical Panorama Pavilion at the Donum Estate, 2022, Studio Other Spaces - Olafur Eliasson and Sebastian Behmann. 摄影：Adam Potts
上图 / 艺术家鲍杨现场演奏 HYPERDRIVE。摄影：Alexander Rubin

从环境中汲取灵感，达到与之相互融合、不分你我的状态，这也成为鲍杨音乐创作的初衷。他原本计划创作 4 首曲子，分别表现当地的四种自然元素：风、水、阳光和土壤。为了更好地感受 Eliasson 创作时的心境，或者纯粹只是为了汲取更多的灵感，鲍杨与刘娃一起去了 Eliasson 的家乡冰岛采风。都是第一次踏上这片遥远土地的两人被旅途中的很多细节打动，例如沿途看到的野马、小羊，当然还有冰岛特有的低压与变化

无常的天气。这些触动后来都转化为 HYPERDRIVE 专辑中的点点滴滴。从少时起就生活在美国的鲍杨说，在美国，人们更热衷于讨论人的自由。而在冰岛时，自己感受到的是一种大自然的自由。将这种来自自然的自由用音乐表达出来，成为整张专辑作品的主题。原本计划的 4 首曲子也随着鲍杨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尝试电子音乐合成、人声演唱等不同声音质感的融合逐渐扩充到了 8 首。



首演当日，除了鲍杨演奏的钢琴作为核心的发声装置以外，在 Eliasson 的建筑之中、周围草地山坡的不同方位都放置了不同的音响，通过发声位置的变换以及时间延迟制造出不同合奏、共振的声音体验。整个场域也转变成为一个沉浸式的声场，Eliasson 的建筑也变身成为一个巨型乐器。每一位观众因为身处位置的不同，都会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空间。“一般演出中艺术家都不希望有回声的出现，觉得那是一种不可控制的声音。但是我反而觉得这种不可控制的东西才是最自然的，感觉最淋漓畅快的。”这不是鲍杨第一次尝试通过声音装置将音乐中的“时空感”释放出来。去年夏天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的“超声物”演出与位于外滩源壹号的委任声音装置 *Organ Timer*、*Hear A Century Ahead* 中，鲍杨都试图与音乐所发生的空间对话，探索音乐与建筑之间的能量流转。

在《超声物》演出过程中，鲍杨现场演奏的旋律在油罐的圆柱形墙壁之间来回反射、撞击，制造出无限繁衍、生长的声音涌流。在作品介绍中，艺术家这样描述这一过程：“……无形的音乐实体化为一个色彩与质感持续变幻的‘超声物’，并在反复撞击罐壁的过程中，蜕变成一个不断自我吞噬和再生的‘声命体’。”而在外滩源壹号的委任作品中，鲍杨与刘娃更参与到

了空间创建这一过程中，分别创作了室内与室外空间两件金属装置。每一次演出之前的音响选点、调试工作，也都是由二人亲自完成。

建筑空间的材料、尺寸、室内与室外的差别，当日的温度、湿度、风力，甚至是演出过程中意料之外的“访客”，都为每一次声音的发生提供了仅此一次、无法复制的场所。刘娃提到 *HYPERDRIVE* 演出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当时鲍杨在演奏中，可能因为建筑中的回声有点像鸟发出的高音，有好多鸟在建筑上空盘旋，可能是因为有点像它们熟悉的声音吧，挺逗的，但也有可能就是我想多了，它们只是想在那儿转（笑）。”鲍杨紧接着补充：“但它们的出现肯定是为原本计划的声音效果带来了即兴和偶发的改变。”

“将自己的感官交给他人以外的广阔世界”

鲍杨和刘娃学科背景不同。鲍杨曾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演奏，后获得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钢琴演奏本科与硕士学位；刘娃拥有人类学与艺术的本科学士学位，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艺术文化与科技的硕士学位。在相遇之前，二人的作品中也已经展现出对于跨学科、跨媒介创作的兴趣。刘娃的创作媒介涉及绘画、视频、装置、音乐、行为，并在作品创作

1/ © Vertical Panorama Pavilion at the Donum Estate, 2022, Studio Other Spaces - Olafur Eliasson and Sebastian Behmann. 摄影：Adam Potts

2/ *Organ Timer*, 空间音频声音装置 © 鲍杨、刘娃。路易十三委任作品

与呈现阶段运用脑机接口、脑电波分析等技术，探讨人类主观意识与客观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鲍杨在钢琴演奏与编曲之外也创作影像。且两人从几年前开始，均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主题中体现出对于私人生活情感之外，更加普遍的人类与社会境况与未来的关注。鲍杨的视频 *DUALISM* 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如何穿越平行宇宙，在物理、量子力学、身体的物质性与精神层面探寻个人身份的故事。刘娃的作品在探讨情绪与精神状态的同时，也将情景根植于中国的工业遗存、资本构筑、环境变迁等背景之中。

他们的每一次合作创作似乎都从一次旅行开始，一次漫长的、超出常规路线规划、将已有认知与经验移除大脑之外、用近乎于新生的感官与精神系统去重新认识当下世界的旅行。在旅行中，原有假想被推翻、来自现实层面的具体困难等待解决，意想不到的灵光涌现，两人对于彼此的感受在对话与相处中逐渐变得细密……今年5月在波士顿歌德学院展出的作品 *PEAKED* 拍摄于两人在华盛顿州的公路旅行。刘娃的初衷是拍摄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生物之一：地衣，通过探讨其在整个自然界所起到的双面角色来隐喻人与自然间复杂与矛盾的依存关系。但当二人到了计划拍摄的森林之中，才发现预想中的“双面性”只剩下了

一面，几年前还茂密生长的森林如今已经完全被山火烧成灰烬。因此最终完成的作品也就随之聚焦在这片森林残骸之中，通过一架无人机的第一视角描绘了一段如同地球末日的旅程。在2020年《超声物》的采风之旅中，两人开车穿过北美大陆最冷最热的两端，横跨八个洲。在创作手记中，二人写道，“我们不得不在极端的暴雪和暴雨天气中随机应变，在不断的失望中发现不是我们在找植物，而是植物在选择我们。”鲍杨与刘娃说：“希望我们的艺术创作就像是一个实验场，我们自己在过程中可以得到肢体性的体验，一种‘亲力亲为’的感觉，而不仅仅是去在头脑中想象它是什么样子。它应该不只是是一个思想上的实验。”这种高度强调与信任具身经验的创作方法使其作品洋溢着充沛的情感，多种媒介的交汇亦令观众的感官得到激活与调动。

在为视频作品 *PEAKED* 创作音乐的过程中，鲍杨截取了过往作品——长达24小时的音频 *GODSPEED* 中的一部分，将其不断叠加至仿佛等同于120台钢琴在同时演奏的顶峰（peaked）状态。音轨的不断累积仿佛持续增添声音本身的体积，使其高度浓缩为一个巨大的声音雕塑。而这一空间性的声音雕塑又是由无数切片组成，这是鲍杨与刘娃二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声音隐喻：每一个人、物体、事件都是世界的一个切片，同时存在、运行，组成当下时空。





鲍杨

跨媒介艺术家和钢琴家。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演奏，并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获得钢琴演奏本科和硕士学位。鲍杨在享誉乐坛的演出场地频繁亮相，包括费城金梅尔表演艺术中心、纽约林肯中心、波士顿乔丹礼堂、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等。



刘娃

艺术创作以装置、影像、绘画、现成品雕塑为媒介，探究诸如边界与权力、主体间性问题。其作品植根于人类学，试图以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审视人类在知识生产和世界建构中所固有的主导角色，追问人文与科技在多物种生态网络中所引发的权力关系。刘娃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人类学与艺术双专业，现于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她曾荣获国际艾美奖青年创意奖、福布斯 30 under 30 亚洲区名单、保时捷中国青年艺术家等奖项。

1/ 《午夜魑魅》影像静帧 © 刘娃、鲍杨

2/ 作品 PEAKED 拍摄于两人在华盛顿州的公路旅行，最终完成的作品也就随之聚焦在这片森林残骸之中，通过一架无人机的第一视角描绘了一段如同地球末日的旅程。© 鲍杨、刘娃

3/ 艺术家鲍杨于今年夏天发布的新专辑 HYPERDRIVE

你们在作品中试图去探讨一种人感知世界的两面性，一面是感性的、主观的，另一面是客观的，甚至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去探究到的。这种两面性在你们看来是如何存在的？

鲍杨：我一直对哲学、天体物理这些学科抱有很强烈的兴趣，想搞清楚人类为什么会存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人类的未来是什么这些最基础也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从小到大，不论是做音乐还是视觉上的创作，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回答这几个问题。我的作品中有我的情感、我的私人经历，这些是我可以带进我的创作当中去的。但我同时又想在作品中实现一种去主观化，去去掉一些人为的控制，看看会发生些什么，就像是两股相反的力量相遇之后相互抵消一样。

我觉得大自然让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同时看到客观与主观的两面，这是属于人类这个生物的局限性。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去看问题或许无法像是调整一个变焦镜头的两个焦距一样，可以轻松切换。它更像是两个定焦镜头，单独存在。

刘娃：我觉得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其实很多是肢体性的，即使我们那么想要抽离这种肢体性而是去强调我们的精神是更加客观的，并且想要探知与表现这种所谓客观的真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感觉、感受，都是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所产生的。比如你想喝某一种东西，它或许就和体内的菌群有关。我们每一天的心情都无时无刻受到所见所闻的影响。其实人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性，这种感觉上的不可预测性是深深吸引我的。

我在你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于当下世界生态、气候环境、人类和非人类生物生存状态的探讨，而这些主题的现实状况在近一两年也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你们作为长期关注这一系列主题

的艺术家，对此抱有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鲍杨：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的创作一定是有所影响的，我们身处这个世界，会时时刻刻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些肯定会在

我们的创作中有所体现。艺术的作用就像是比如这里原本有一面墙，然后艺术进来了，可以把墙变成透明的，墙两边的人们就看到了彼此。这是艺术的美妙之处，也是我们试图去做的。

刘娃：我觉得在当今的世界，无论是环境、政治还是正在发生的战争，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在对于边界的一种强化。每一方都在试图守住自己的边界，追求内部一个平和的系统，但是这边界之间的冲突会更加越来越加剧，但就是这个边界是我们两个非常想要通过艺术的方式去消解掉的一个东西。比如在《午夜魑魅》里，我们拍摄与描绘的那些植物是没有边界的，它们只考虑自己想要去哪儿生长，反而可能是一种更自由、更平和的状态。其实对于很多边界是没有必要去执著，这样，人类自身，人类与其他生物、包括机器之间都可以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共存。

你们从对方身上所获得的最大的能量是什么？

鲍杨：反而不是音乐、绘画这些表现形式，而真的就是我们在一起看到的共同点，或是观念上相互补充的地方，尤其是在旅行中。

刘娃：并且，鲍杨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之前不怎么熟悉的媒介。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现场演出，这对我来说特别有挑战性，因为一旦做了之后再也没法撤销。这种关于现场的经历为我的绘画创作增添很多勇气。

